

醫門法律

卷之一
先哲格言

病禁者病人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禁助陰瀉陽病人陰氣不足陽氣有餘則禁助陽瀉陰以及老少不同新久異治之類藥禁者津液內亡作渴禁用淡滲五苓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發汗咽痛禁發汗利小便大便快利禁服梔子大便秘瀉禁用燥藥吐多不得復吐吐而上氣壅滯大便不通止可宣散上氣禁利大便脈弦禁服平胃而虛虛脈緩禁服建中而實實

治天下有帝王之律治仙神有上天之律至於釋門其律尤嚴三藏教典儀律居三之一由五戒而五百戒由五百戒直造自性清淨無戒可言而道成矣醫爲人之司命先奉大戒爲入門後乃盡破微細諸惑始具活人手眼而成其爲大醫

何可妄作聰明草菅人命哉嘗羨釋門犯戒之僧卽不得與
眾僧共住其不退心者自執糞穢雜役三年乃懇律僧二十
眾佛前保舉始得復爲佛子當今世而有自訟之醫乎昌望
之以勝醫任矣

○先哲格言

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於所主者皆變也常
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
勝復太過不及之變其法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榮
茂此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池水
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混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
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

埃昏時作此之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及隨其所變疾癘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序也故爲之主氣惟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與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乘之土位之下風氣乘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爲客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政

爲之客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沈存申

少角之運歲木不及侮而乘之者金也金不務德故以燥勝風時則有白露早降收氣率行其變爲肅殺其災爲蒼隕名爲少角而實與大商之歲同少徵之運歲火不及侮而乘之者水也水不務德故以寒勝熱時則有寒雰凝慘地積堅冰其變爲凜冽其災爲霜雹名爲少徵而實與大羽之歲同少宮之運歲土不及侮而乘之者木也木不務德故以風勝濕時則有大風飄暴草偃沙飛其變爲張發其災爲散落名爲少宮而實與大角之歲同少商之運歲金不及侮而乘之者火也火不務德故以熱勝燥時則有火延焦槁炎赫沸騰其變

爲銷鑠其災爲燔炳名爲少商而實與大徵之歲同少羽之
運歲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務德故以濕勝寒時則
有泉涌河衍涸澤生魚其變爲驟注其災爲霖潰名爲少羽
而實與大宮之歲同通乎此則歲在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
固可以類而推之也

劉溫舒

天地之間氣有偏勝而無以救之則萬物之所存者幾希矣是
故風熱燥寒濕五者各司一氣生長化收藏五者各司一時
以順相乘然後能循環以相生以逆相勝然後能循環以相
救故曰五氣之運猶權衡也故高者抑之下者視之化者應
之勝者復之化者應之氣之平也五氣之相得也勝者復之
氣之不平也五氣之相賊也氣平而相得者所以通其常氣

不平而相賊者所以觀其變古之明乎此而善攝生者何常
不消息盈虛以道御神耶

劉溫舒

太陽司天之政歲宜以苦燥之溫之陽明司天之政歲宜以苦
辛汗之清之散之又宜以鹹少陽司天之政歲宜以鹹宜辛
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氣太陰司天之
政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
溢肉潰皮坼而水血交流少陰司天之政歲宜鹹以溼之而
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
厥陰司天之政歲宜以辛調之以酸潤之

纂經旨

歲以陽爲首正正也寅引也少陽之氣始於泉下引陽升而在
天地人之上卽天之分五穀草木皆甲坼於此時也至立夏

少陰之火熾於太虛則草木盛茂垂枝布葉乃陽之用陰之體此所謂天以陽生陰長經言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在乎升浮也至秋而太陰之運初自天而下逐陰降而徹地則金振燥令風厲霜飛品物咸殞其枝獨在若乎毫毛至冬則少陰之氣復伏於泉下水冰地坼萬物周密陰之用陽之體也此所謂地以陽殺陰藏經言歲半以後地氣主之存乎降沉也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爲天者也升已而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爲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爲地者也若夫順四時之氣起居有時以避寒暑飲食有節及不暴喜怒以頤神志常欲四時均平而無偏勝則安不然損傷脾胃真氣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

是有秋冬而無春夏乃生長之用陷於殞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不降亦病焉

王安道

天元紀大論等篇以年歲之支干分管六氣蓋已失先聖之旨矣年歲之干支天下皆同且通四時不變也天氣之溫暑寒涼民病之虛實衰旺東西南北之殊方春夏秋冬之異候豈有皆同之理此其妄誕不待深論而可知也近世傷寒鈐法則以得病日之干支爲主其源亦出於此決不可用蓋金木水火土之氣各主一時當時則爲生氣爲司天非其時而有其氣則爲客氣與時正相反者則謂在泉爲其氣伏於黃泉之下而不見也治療之法用熱遠熱用寒遠寒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也春時木氣司天則四方皆溫夏時火氣司天

則四方皆熱夏秋之交土氣司天則四方皆濕秋則皆涼冬則皆寒民病往往因之此則理之易見者也其有氣與時相反者則所謂客氣者也故治療之法亦有假者反之之說觀此則運氣之說思過半矣

何柏齋

足相火屬膽配肝主血者也手相火屬三焦配腎之命門主精者也肝與命門皆屬風木木中生火則精血之中有熱氣也然精血體潤水也火與水相守故不發至發而爲熱則皆精血將枯之所致也譬木枯則火易焚耳故相火發者難治且虛勞骨蒸之病皆相火發熱之證也小水不能滅大火法當補陰則熱自退

何柏齋論丹谿相火主動等誤

人之藏府以脾胃爲主蓋人之飲食皆入於胃而運以脾猶地

之土也然脾胃能化物與否實由於水火二氣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則脾胃燥水盛則脾胃濕皆不能化物乃生諸病水腫之證蓋水盛而火不能化也火衰而不能化水故水之入於脾胃皆滲入血脈骨肉血亦化水肉發腫脹皆自然之理也導其水使水氣少減復補其火使二氣平和斯病去矣丹谿謂脾失運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經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木則脾土全運化之職水自順道乃不爲腫其詞迂而不切

何柏齋

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者在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而言非直指氣爲陽而血爲陰也經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是也姑以治法兼證

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類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燦真陰元陽虛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謂氣虛卽陽虛止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屬血虛卽陰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耆之類殊不知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芪補之陽

生陰長之理也惟眞陰虛者將爲勞極參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明醫雜著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何其不達理耶

虞天民

西北二方在人爲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藏常恐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卽此之義也夫腎水旣實則陰精時上奉於心肺故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陰精所奉於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以制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胞絡之相

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而令人壽折也

虞天民

蔡西山脈經有論三焦一篇後引禮運記曰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然未曾發明其義新安孫景思氏因推其義而解之曰上焦若竅竅者竅漏之義可以通達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經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納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編編者編絡之義如有物編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網包羅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飲食故脈訣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絡此爲中焦經曰主腐熟五穀是也下焦若瀆者溝瀆之義可以決瀆可以傳導乃是小腸之下曰闌門泌別水穀自此而分清濁之所此爲下焦經曰在膀胱上主瀉而不

藏又曰主出而不納又曰下焦爲傳化之府又曰三焦爲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蓋水穀之所入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於糟粕轉輸傳道而下一無底滯如此尤可表其爲有形明矣所謂形者非謂藏府外別生一物不過指其所以爲形耳按蔡西山據禮運記而言白虎通性情篇漚亦作編二說安得俱誤恐漚與編殆相似而訛之耳

俞子容

近時醫者多執前人肝常有餘腎常不足之說往往舉手使用平肝之劑按聖濟經云原四時之化始於木究十二經之所養始於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陰肝經養之肝者乃春陽發動之始萬物生長之源故戒怒養陽使先天之氣相生於無窮所以肝主色氣和則體澤氣傷則枯槁故養肝戒忿是攝

生之切要也不可泥前說

俞子容

甲乙經曰丈夫以右爲命門左爲腎女子以左爲命門右爲腎
無求子曰男子先生右腎女子先生左腎是以命門爲子宮
左腎爲血海張潔古曰男女皆左爲腎右爲命門男子主藏
精者氣海也女子主繫胞者血海也所主者異受病則一也
此說當爲定論

俞子容辨衝爲血海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雖三尺童子皆知之矣至於五實五虛豈
可與泛泛虛實同藥哉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
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堅而督戰如河內饑而又經
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倉此可與達權通
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說也夫五實爲五藏俱太過五

虛爲五藏俱不及內經言此二證皆死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兩言自是前二證之治法也後人只以之斷驗死生見虛者漿粥不入實者汗利俱閉便委之死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和則五虛皆實也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啟矣是以生也

張子和

虛損之微者眞火尙存服寒涼藥猶可虛損之甚者眞火已虧藥以寒涼豈能使之化爲精血以補其虛乎

虛損之證皆下寒上熱蓋所謂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于寒者則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則不痛至于上焦燥熱則一也上焦